

学术是一种信仰

——序王东海、王丽英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

李 宇 明

(北京语言大学 党委办公室,北京 100083)

我与王东海的师生情谊,已逾十六载。

那是1997年,烟台师范学院(现更名鲁东大学)的张绍麒先生到华中师范大学,希望两校在烟台合办语言学硕士班,以提升烟台师院年轻教师的学术水平,也为师院申办硕士点积淀学术基础。绍麒先生志存高远但言语谦和,把这种合作称为“把烟师的车皮挂在华师的车头上”。天下师范是一家,学术上又志趣相投,在华师语言学带头人邢福义先生的支持下,研究生班顺利举办。我作为华师文学院院长,有幸参与此事,并到研究生班讲授过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”,跟同学们结下了学缘,也与烟台师院的刘大文院长、张志毅先生、张绍麒先生等建立了常系在心的友谊。王东海在班学习,他出人的个头和出人的学术悟性,当时就让我印象深刻。这班上的许多同学,而今都成了学界骨干,鲁东大学也早就有了语言学硕士学位点,还有国家级特色专业。这件“车皮车头”之事我常引以为豪,也深深感受到何谓“授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!

我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工作期间,深切感到共和国的语言文字事业需要学术支撑。然而我国的语言学,兴趣基本上都在本体研究中,较少涉及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;甚至在一些学者的观念中,研究这些还未必算学问。于是国家语委便着手建设“智库型”的研究基地,如在北京语言大学建立平面媒体语言研究基地,在中国传媒大学建立有声媒体语言研究基地,在华中师范大学建立网络媒体语言研究基地,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文字规范与整理研究基地,在北京大学(北大方正集团)建立计算机字库研发基地,在厦门大学建立教材语言研究基地,在暨南大学建立华文研究基地,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基地,在南京大学建立中国语言发展战略研究基地,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建立中国外语战略研究基地等。

辞书是社会的无声教师,是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领域,诺大的中国,需要建立一个辞书研究基地。筹建之中,鲁东大学进入了视野,那里有著名语言学家张志毅先生带出来的词汇学、辞书学队伍,而且李清山校长等领导愿举全校之力支持。2007年——在“车皮车头”故事发生的整整10年之后,我又与这所大学重结新缘,国家语委的“汉语辞书研究中心”在鲁东大学揭牌。揭牌仪式上,我做了《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》学术报告。近日打开鲁东大学的网页,发现揭牌仪式的照片还贴在学校的主页上,着实令人感动。

东海是辞书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。那时我才知道,他200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,师从王宁先生学习了训诂学,而2007年又在北师大跟随王宁先生做高级访问学者。记得当时《规范汉字表》的研制正在关键期,语信司就把他借调到司里帮助工作。于是我们一起愉快工作了一年,并有机会讨论辞书发展的有关问题。

东海求学不辍,从现代汉语到古代汉语,在司里又深入接触到国家语言规划,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,并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,都是一路破格晋升。他主持了多个不同等级的辞书研究项目,对辞书问题有了许多深邃的思考。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便是他和他的团队这些年思考的结晶。

能够成为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出版前的读者之一,十分高兴,读后也确有不少心得,例如:

辞书编纂蕴含着许多理论问题。这些隐性理论需要揭示,需要升华,需要梳理,也需要再向实践转化以指导辞书编纂。辞书编纂有理论,所以才有辞书学;这些理论通过研究而显现而系统,所以才成辞书学。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所做的,就是让辞书学理论显现出来并试图梳理成体系的工作,多有创建。

将辞书理论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五期：萌芽奠定期（下限为两汉）、发展完善期（下限为《马氏文通》的出版）、转型期（下限为1975年全国第一次辞书规划）、成熟期（主要时间段为改革开放30年）、第二次转型期（当前期及未来发展期），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标志性创新，脉络清晰。

抓住“工具”这一词典的根本属性，设定了“查考、规范、教学、（辅助）表达、资源（蒐集）”等词典的五大元功能，据此将词典分为“被动（理解）型、主动（生成）型、规范型”三类，并依此三类专题探讨汉语辞书编纂理论的演变发展，颇具特点。

释义是辞书的核心。吸收中国古代语言哲学、训诂学及现代词汇学、词汇语义学等理论，借鉴西方语言哲学、认知语义学、功能语言学等学科的意义观，建构起词义、语境义与义项生成、义项类型与义项设立、单义项的结构、义项微观分析、义项描写等问题为核心的汉语辞书意义观模型，视野广阔。

此外，还就辞书编纂技术、出版、语言文字工作与辞书规划、表达词典辅助语言能力提升、辞书队伍建设等现代辞书领域的热点问题，深入分析，有现状调查，有对策建议，很有现实意义。

人们常用“桃李满天下”来表彰教师之功德，其实教师的最大快慰，是满天下的桃李皆硕果累累。就我来说，东海便是这桃李园中结满果实的一株。孟老夫子把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作为

君子三乐之一，今仍可验。

东海求学不倦，在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杀青之时，希望进一步探讨“中国古代辞书与语言规划的关系”，并打算来北京语言大学做博士后，与我再结学缘。他面试成绩很好，但因年龄稍大一点而未获“全国博士后管委会”（在它的网页上，没查到这一机构的全称，但总比用“博管会”尊敬些）的批准。由此，我突然真切感悟到，年龄会使人某些事情想为而不能为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岁月弄人；也会使人某些事情想为能为而不许为，这是社会规定，岁月负人！自然规律不可违反，只好任岁月捉弄；社会规定无权违犯，也只能任年龄歧视，随岁月欺负了。

不过，学术追求可以自己做主。也许有人借学术来谋稻粱谋功名，一旦稻粱足而功名得，或一旦学术不能谋得稻粱功名，便会将学术弃若破履烂衫。而其实，我和东海大约都不需要再以学术谋稻粱，甚至包括谋功名，学术只是希望探讨世界之谜者的一种特殊嗜好，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当我听到东海因年龄而不能进北语做博士后时，立即抄起电话，告诉他：只要你追求的是学术，我愿意将你作为“站外博士后”。

学术不仅是追求，更是一种信仰。希望东海和我的学生们，能逐渐进入这种学术境界。

2013年中秋节

序于北京俱闲聊斋

学术是一种信仰——序王东海、王丽英《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》



作者: [李宇明](#)
作者单位: [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办公室, 北京, 100083](#)
刊名: [鲁东大学学报 \(哲学社会科学版\)](#)
英文刊名: [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 \(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\)](#)
年, 卷(期): 2014, 31(1)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ytsfxyxb-zxsh201401020.aspx